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學古緒言卷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監生臣張信

學古緒言卷三

明 婁堅 撰

贈行序十一首

贈邑侯韓使君考績序

淄川韓侯為予邑之期月政令肅然慢者知戢邑無逋賦又二年則廢墜畢舉俗用丕變雖小人罔不革面矣報政於朝廷得受訓辭以其官封其父母於是邑之搢

紳先生思所以頌厥盛美而屬予為之敘夫侯之所施設朝堂皇而暮四境捷於風行草偃者予固不能悉知而具陳也獨念邑之難治其賢者學道而篤於信古其不肖者鶩利而敢于扞網其伺以愿則稟上之令蹈踏而求免其身其桀以黠則伺上之微陰陽而嘗試其巧夫使信古者袖手而熟觀其所為愿樸者安居而不見其所苦雖不肖以黠鶩於利而猶知顧其害巧於伺而終不敢輕有所嘗非其所施設真有以大慰人之心而

能然乎哉葢唯公平不頗務於求民之瘼不急於就一時之功而後足以與此嗚呼此侯之所以能為吾邑者歟往者邑多賢宰然自南昌萬公而後逮今四十餘年之間其為邑人所思慕者則嘉禾朱公廣安熊公其尤也葢朱以清簡熊以悃愊皆仁心為質而行之以無擾今侯又繼之雖其因時布政不必同於二公要為邑之所庇賴均矣豈非瘠土疲氓之厚幸哉雖然邑之難為在事者凡幾變矣至於今而尤有壓侯之用心者予竊

顧有請也蓋始者邑嘗困於稅額矣而均則之議行已尚困於免運也而折漕之奏下自是雖單丁下戶亦得充賦役以不至於困踣然而民不加饒俗以日偷又何歟蓋嘗深思而得其故以謂人之賢者必不勝不肖之衆也其愿者必不勝桀黠之衆也且夫朝廷之寬政又必不勝里閭之薄俗也今侯已糾其慢矣計自茲以往其去此而為京朝官也尚需二三年則所深慮而亟圖之以終惠吾邑者意必先於化導乎夫以子産治鄭孔

子所謂古之遺愛者而猶曰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教也則求化民成俗於今之世不已迂乎蓋此聖賢人之所憂而王道之所不得已也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自邑之免於漕而理人者其政不格於勢其澤易被於民以侯之賢加以課最之後則今日之所宜先者將必出於此矣語有之夫事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顧侯之卒為其難予將執筆以竢以紀侯之德政垂之無窮使後之謳吟而思慕者將有考焉矣

是為序

贈明府胡公改任長洲序

齊安胡公來為邑之二年訟清事簡䇿黠稍戢孱懦獲安方將窮簿書之紛糅剔租賦之姦蠹孰為病良而惠頑期掃而更之貽邑人永利而當路者嘉其治辦謂宜亟旌以勸移咨吏部改令長洲於是邑之大夫士庶咸惜公未究厥施欲叩閽留之而不可得也相與侈為文辭稱道盛美以贈其行且以致夫眷戀不忍舍之情而

諸生若而人尤以受公特達之知不當苟同於衆人已也而以齒見屬爲序則請言士人之職業以質於公退而與二三子共鼎焉以終其惠教之意庶幾乎在諸生亦言諸生而已竊惟朝廷之所以求士而士之用於世者爲其立身行已具有本末又以熟觀古今之故通變適時舉而措之可以利安元元爲我國家樹不拔之基也羅之以庠序董之以師儒將長養之使有成焉欲知其材品之高下也則試之以文章生於其心而筆之於

書於以知其素所蓄積而需將來之用或十得二三焉若今日之所以養士取士者何如也士所以待其身不過苟慕貴富之鄙夫而已上所以求於士不過幸徼科目之時文而已一旦爵命於朝而責之以事任欲使忘其身圖而專意公家之事豈可得哉吳之士號為好嚚而負氣而實不然也其偶詿於文法直一二輕躁少不更事之人若論其大凡往往狃於尋常而不自樹立鶩於進取而不知本原欲求堅忍耿介不隨世汩沒者殆

累數百人而未有遇也昔者君之戒其臣曰無效其人之飲酒遊山也而吳之俗至以此自喜夫飲酒遊山固未足以累賢達豈不猶賢於恣睢足欲而無所忌憚者哉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二人者之無用於世正相等也而一旦為衆所訾垢一旦為世所豔慕是孰當垂誡也哉昔有待歐陽文忠怪其多言塵俗閒事而不及於文史公曰吾嘗謫官夷陵遠地無書可讀得故牘一篋反覆觀之悉究其所以由此識日益進古之君子好用其

心盖若此而近世仕者嗤簿書為俗乃耗其精於聲悅學者務剽竊為文至辱其身於躁競一何陋且左也吾觀聖王之世雖其頑且譞不出於忠直猶以侯明撻記而又識之書要於欲其並生焉而今也上方謂士鶩故推抑之士又謂上戾復心非之表率之不先習尚之愈下尚何暇知學之本原耻自夷於尋常而卓然能有所樹哉堅也懷此久矣將俟公政成徐及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後一畢其愚以諗於同志而孰意公之不終惠斯

人也雖然長洲吳巖邑也四方取則焉下邑之人拭目以俟譬之赤子方去慈母之懷慈母豈遽忘之哉所以衣食其饑寒而夙勵其行誼詩人之歌孔邇豈有間於去留哉若吾諸生進而古人為師退而內顧其安勉勉焉求所以不負公之知者乃所以報也

贈署縣事郡丞吳公還署司理序

江右吳公來貳吳郡之又明年會邑長侯官陳公以入覲留內臺當道者憫潟鹵凋瘵之氓則以噢咻屬之公

遭歲之凶方壓公憂民且恃以為命而直指房公以行部闕理官又奪公還署其事里父老惜公之不終惠於疲氓也謁予而請序公之德政以贈其行盍父老之言曰以吾土之瘠也力耕而常不足於食賦之繁也急斂而或益之以嚚俗之嚚也無辜而横困之以獄吾儕小人病之長人者未必遽知也即知之非遲以歲月未易紓其疾苦也維公始至恒雨為菑民號而籲之公為言於上官若恫之在身往者歲嘗凶矣幸而朝廷寛之久

之遂不復征令或連二三年取盈於一旦察公之意似
常留意於急緩不忍以一切求也凡民之黠者多為械
悍者輕犯刑聚羣不逞以眩上之聽而僥幸於一嚇而
公察之若觀火懲之若加砭枉挫直信民且歸而安其
田畝庶幾其漸蘇乎而孰意公之遽去吾民也其何可
無一言以識斯人之不忘乎予聞古之為政者在時其
威惠而善用之今公之惠如和風甘雨之於嘉禾將使
根培而實茂焉而其威若鋤稂莠若驅蟊賊唯恐一日

留為吾禾之害以數月之間而所施於人者已若是則予之為里父老序之雖謂頌而無諂可也且以諗來者俾有觀焉亦公終惠斯人之意也夫

贈長洲胡侯入覲序

胡侯為長洲三年將以上計朝于京師於是嘉定之諸生相與荷其甄陶庇覆者咸謂侯既去而不忘吾儕勤施無倦今兹行矣將躡其後而送之江滸予受知最深其可無一言以贈予葢聞侯之改長洲也有謂奪其巳

信之民而閼其漸深之澤仁人君子或亦有不樂焉是固然矣顧吾海濱之俗其君子務自簡而莫肯相勗以誠其小人務自潤而莫知相怵以法以故見德易久成難豈若試之通邑大都即不遽孚久必大洽俄而聞長洲之政則已曰稂莠除而嘉禾可殖也未幾則又曰脂膏遠而中飽可絕也其最後則曰隄防完而疑駭者且胥為頌也以長洲劇縣而侯之治辦若此非獨仁足以惠養才足以剸割而已亦曰庶靜無擾能自克於已必

有孚於人故舉而措之不難耳然而歲中侯每書來必殷勤諮訪顧予拙不適時憖無以應則嘗為毛舉細瑣以自託於不敢自外葢在布衣之交有不必盡者而侯終不訝其迂且愚也每感慨而策勵之何耶其所欲加惠之心無窮宜其不以芻蕘而有遺耳昔者仲尼之門天下賢俊之所聚也其或果或達或藝皆從政之才夫子葢亟稱之至問其仁而皆曰不知所稱三月不違者獨顏氏子而已耳以是知不仁之不可恒與不恒之不

可為仁一也今侯之仁施於二邑矣進而立于朝所得伸其志者非銓曹即言官耳夫是二者其責彌重則其於仁尤大且難賢不肖之分途而是非得失之相左日接於吾也見賢焉而用之其不賢則去之見可也而持之其不可則排之此孰不謂然者而未必其果有合也必也平心而察之公聽而參之無眩於似無牽於情無動於氣無奪於利害始乎一人而可以對於天下行乎一時而可以信於異日夫是之謂不違仁不然乖於獨

則偏見耳狥於同則阿黨耳非誤於不能知即失於不自克也欲無違仁不亦鮮乎是故君子必學古以精其鑒必虛中以持其衡必厚自待以樹其基必慎所與以防其蔽力此四者故全也嗚呼世之茍以通顯為榮者其中之媿負多矣有以斯言進且謂是病狂耳然則非胡侯其何以發予之狂言哉既以告於諸子退而書之以為贈

卓明府奏最受秩蒙恩襃贈序

上即位之明年壬戌天下郡邑之長咸以述職朝正京師而吾吳之賢令用撫按重臣疏請得不行者二人一為長洲葉侯其境四達舟車日常輳集且督撫之行臺在焉上事下輯加以過客之求稱而一以清靜簡易處之謐如也一為吾嘉定卓侯邑東瀕海常虞跋浪土田不宜禾歲仰給於境外之糴又其俗嚚訟苟力足以求勝顛倒是非猝難得其要領侯為之再期月以勤敏庶辦著稱既而秩滿於秋八月奉上璽書褒稱賜之秩榮

及其親於是邑之人士撰文辭道盛美以攄其三年之
佩服者踵相接也若黌舍三先生咸荷庇宇下亦既焜
耀厥辭矣又辱使一畢其愚辭讓不獲輒畧陳惠政之
大凡因僭及於侯之勸學作人而士之所宜黽勉報稱
者以為贈蓋昔人之論治其言流俗之弊莫甚於犯上
亡等矣而今者蚩蚩之氓自改漕而折辛賴我朝廷數
十年休養生息之恩與良有司之調劑緩急而沃以膏
澤撫以抑搔自是邑多墾熟之田人受更生之賜而懵

馬忘其所自不急於上供而願輕耗於衣食且競騖於諍訟營窟於簿書因而相誇耀相仇怨以沒於棨牘之深淵以膏於刀筆之銛鋒一何戻哉夫非獨蚩蚩然也甘諍訟之鴆毒而蹈傾危之坎穽者比比是也是何異貧兒苦饑以貰舂積緡錢而盡捐之博徒幾何其不溝壑以斃也於此有人焉提耳而訓之爾其勤拮据乎毋飽食以嬉乎且急病讓夸乎此則長吏之赤子吾民者如侯今日之政是也若其學於古訓已得號爲士人者

而猶然不知戒焉是豈可不深長思乎請得具陳今昔之勢與吏治之難而後徐及於造士蓋嘗聞之父老嘉靖之季年邑嘗中倭矣於時僅積土為城耳賊之慓悍勢若風雨然卒能固守使賊倦而被創以退者徒以倉有積粟可恃為守故也自折漕至今民之逋逃者以歸地之荒蕪者以墾下無所患苦而上亦易以撫循顧乃城無歲月之儲鄉有侈靡之習昨歲販糴少粳米價驟騰蓋四隣咸為震悚而小東尤極憂惶幾於開釁幸而

漸蘇有如頃者齊南魯北小蠢爲患而創殘至今未息亦足慮也夫不憂空城而徒憂羣盜必無及矣竊謂憂盜起不若憂無儲懲倉卒之變未若懲積漸之蝓此非齊民所能知而在事者不可不早慮也非俟之賢而孰任之非深爲桑梓計而孰肯以斯言進茍爲今日計向者蝓惰茍且之習其亦可以一振刷矣而其暇莫急於勸學作人是賢士之模範而名公卿之所從發跡也登於朝則爲世梁棟處於鄉則爲衆表儀夫士而以經義

求之正爲其材品其學殖有可得之於文詞耳而今之人士唯浮華是炫務於爭時而已是可以爲世用乎否也故欲勸學必先明經明經必守其師說似也尤當進而求之於古以廣其識無以株守隘之無以新異汩之即如詩子衿說者葢云刺學校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其留者思其散而去者則曰寧能不嗣音乎風雨思君子也當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常度如風雨之晨而雞猶不失其喈喈也古之人葢有所本矣自儒者之以意

說經棄古而自用而今之經義漸不難以剿說炫矣夫明經三先生之所以教也亦侯所以作新一邑之士而可推之於天下者也堅也竊謂頌侯之德政者多矣或未有及於此輒不量而一吐其狂愚儻亦有可以療宴安之鴆毒坊瀾倒之横流者乎毋曰此腐迂不適於用也而擯之則於加惠非淺鮮矣非三先生而又孰為進之

贈少府丘侯擢宰景寧序

吳郡於東南為沃壤賦倍於他郡邑獨嘉定僻在海隅土高而瘠不宜秔稌多種木綿又夏旱秋澇之遞仍幾至不給於上供當神祖初幸奉有俞旨民間得輸金以代漕漸以少蘇顧其俗頗嚚訟强者忮害弱者悁忿在事者懲而兩妨也頗為調劑以解之則過客之綦轥者又踵相接故其長吏必清節幹畧兼乃能稱塞矧於丞哉閩之上杭丘侯以諸生高等謁選來為丞古者丞以佐令於邑之政皆得與聞而今且與簿尉分曹至專以

詰除為職直尉耳丞之名於是焉慮非獨與前代異即在國朝建官之初制固不若是輕也陵遲至此而欲責以守官非其人素知自愛加以才堪治辦弗勝也是豈可多得哉始侯甫涖官即以廉辦著稱每於日短民隩率其徒隸以夜分巡行閭巷而所由亦慴不敢肆為奸獘故為邑者得倚以不患盜蓋其克勤於官類若此既秩滿考功績其薦剡擢為處州之景寧令以行於其别也予友敷輩來屬為贈言夫予向之為丞鞅鞅不得比

於令者侯令且為真矣以彼佐劇縣而優況永嘉所領下邑其俗又崇讓力田而鮮獄訟於卧治何有又其境東南與臨汀接壤風氣不相遠而人情易為調不待涖事久而政聲著已逆知其易於反掌矣以予所聞侯少師事李文節公歐治之鑄何虞鈌折良樂之眄必無泛駕且異日者為人佐而優令幸得自展而寧有弗辦哉顧獨有一言欲質之於侯令之君子不嘗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乎夫所謂善事者何等也將為朘削以充餽

遺乎則小邑貧民弗給也且君亦弗屑也將以工窺覘
善逢迎乎則時之人未遽為動也若曰是在吾居官何
如耳則君將出於煢煢者乎抑悶悶焉已乎夫悶悶之
不逮煢煢也已久矣即求以夸世炫俗亦似不易則局
若行侯之所學於文節者乎當李公在朝廷士之欲躐
公以干進者不啻多口今其人皆何如而於日月固無
傷也是在侯審之而已顧予數年以來衰嬾杜門不獲
數聆緒言以為恨而稱子復聞纔學弄筆乃重為侯所

歎賞數稱於人人豈腐迂之家學儻亦有合於文節之所授乎輒不辭讓吐所欲言而質之且以為侯贈

贈申美中北上序

萬歷丁未春予友申君美中以進士試禮部程文為主司所賞甲乙已定發卷得君姓名矣及索第三塲卷於簾外久之不能得遂相與歎息置之人皆謂君或忌而擠乎君獨曰胥史之誤容時有之吾不幸適與之會耳且得失命也早暮時也寜可厚為人誣耶又三年庚戌

君復束裝偕計北上道病而還則又歎曰此豈復人所為乎吾時尚未至故也聞者莫不韙之茲歲秋杪君行有期於是君之懿親徐元嘏爾常屬予為贈行之詞予以謂古今之變若寒暑之迭更而人情未嘗變也昔者韋賢相漢實啟玄成至唐李德裕宋韓維皆以任子進用致位宰相莫或輕之以視今日豈不去古遠哉然以李之才氣勲業尤三人中之傑然者而未免介介於科名人情之常古今一揆斯可覩矣今君之行也詞學曰

益富而志意不少衰其遇合必矣如予駑鈍自分為太平之不遇人而辱與之游久益相習竊嘗窺見一二使君獲遇其所樹立於他日當必有本末非茍然而已自君受室於徐中間盛衰之故存殁之感為不少矣當宗伯公之無恙也歲中僅一再至少留即别去逮老成云亡競爽繼謝而勤渠有加盎猶以外姑存焉至於夫人之喪遺祚煢煢然後見君之不改其度不愛其力誠非世俗之君子所可及也予以是知君必能自力以顯功

名於世豈肯隨世汩沒者哉然予觀文饒之為相在太和中則困於相軋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至會昌嚮用然後勳名日著以是知君臣之際苟不能盡其才猶弗用耳方今當國家全盛固非若唐之中葉然而否隔之勢豈獨庸庸者無所措其手足士生斯時而猶汲汲於一日之遇必非苟慕富貴而誠欲有所自見審矣則將何以哉爾常數稱君平生不妄交一人唯以著述為事此於用世誠豫之矣獨未知他日所以得盡其才者能自

必與否耳猶記初相識時君甫踰冠予已壯盛忽不自覺荏苒以老而君亦及於服政之年矣斯行也遇合未可前期而試用咸所慫恿若予之贈行獨有慨然於太和會昌之際而已

贈别王遜之尚寶詩序

蓋聞邁種之英趾美之彥其才皆有大過乎人以故通方之論未嘗或軒輕焉夫寒士每困於無資然而憂患之玉成為不少矣世胄每憑於有藉然而宴安之鴆毒

亦多有之譬之方舟而溯拾級而登雖遲以勚何虞溺
且躓哉若夫順流張帆走坂以馬十有一危能勿懼乎
今吾遜之以甫冠之年承祖父之緒人謂世德之難求
也薄俗之難諧也弱齡之難立也咸為疑之乃未幾以
虔恪無惰揄稱於族姻矣又未幾以精警無滯碍稱於
賢士大夫矣向之羣疑化為多譽行且涉江淮越齊魯
而遊大都揖讓公卿之間雍容清華之署譬懷珠玉而
走市肆必有賈胡挾重貲而議其價不翅鄉閭之譽而

已於以趾其祖父不足重歟始予勸遜之勿為經生之學宜專力於前史史之書莫要於司馬氏通鑑此治身之藥石而醫國之俞跗也逮今三年矣遜之識益明才益裕則又將進之於學道夫道非他即史之所載有險有夷有經有權而皆不詭於正無動於氣無牽於情無懾於勢不失其本心者是已吾嘗怪李文饒相業盡掩時彥有光前人卒以懟忮之私釀朋黨之禍旋至身竄國危惜乎有才如是而於道未有聞也遜之儻不以予

言爲迂乎則其於讀史也彌博彌精矣吾二三子之自託於贈言叔達既序於篇首而余復申之以見拳拳於遜之如此者知必有以大慰之也

送程孟陽遊楚詩序

孟陽以是歲冬首將爲楚遊與之善者咸謂孟陽性愛佳山水遇所快意嘗獨留經時況自吳適楚溯江而西南浮洞庭歷衡湘而返數千里之遥怪奇偉麗之觀皆平生之所未遇也又得賢主人焉從之遊豈復如兒女

予眷眷焉戀戀不能别乎哉於是咸賦詩以贈别而屬予序之予以為吾黨之交或壯或衰或久或近各稱情言之靡不見乎辭矣予又何敘焉無已則以規乎自予方壯而獲交孟陽今衰甚矣其始蓋得之於詩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既而愛其為人超然遠韻固非予之鈍頑所得而友也晚與讀釋氏之書皆信以為實然自是觀於身世常思漸解纒縛而孟陽困於謀生予衰始抱予知其莫可如何則愈益信其言雖有姍笑不為動也

顧吾兩人獨自有不釋然者子之疢在多岐而神不得寧孟陽之癖在愛奇而意有偏溺葢其志初若甚遠顧往往心知其非而終不能割吾兩人實自媿之其為人之姍笑宜也今茲之别未知相見在何歲月每念此身各自有役誰能觧免但能澄懷觀妙即千里同風若長為習氣錮而留之將嗜慾日深而天機日淺即相隨若形影亦曷足貴哉試相與反而循其本子之疢孟陽之癖是安從生哉多岐生於自擾而愛奇生於自喜茍有

一馬橫於胸中欲坐進此道其可得乎葢非獨子以瀿倒廢雖孟陽之髙抗絶俗亦恐其齟齬而不相入也斯言也以贈子行且以自朂不知復何以處我子雖不敏將唯子言之從以慰子他日相見各得澹然洒然庶幾乎相與於無相與云爾

贈大理朱公北上序

檇李朱公自去下邑官南曹一出視江右學政以能得士擢亞南光祿潔清公忠之譽播傳於天朝俄晋大理

丞丁外艱歸服除當北上需次諸生甚辱知最深以久牽小舟送之吳門從容而言曰國家以政事責成六卿雖與密勿之謀謨者不兼是任官不尊焉至其與六卿並重者都察院以總憲也通政司以納言也而大理寺與列為三夫掌邦刑而詰奸慝者大司寇職也理官不以為屬而獨得以駁議參聽槐棘之下豈非聖人重民命而恤刑罰之意歟今天下獄成而上歲得旨決者有幾至所遣恤刑之官平反纍囚凡幾當不翅十倍之也

則幾無冤民矣顧其不罹於法而貪殘之吏馮怒榜笞以死者何可勝計無乃加詳於疑似而顧鹵莽於無辜歟夫若此者在廷之臣不得而與知也則曰非吾責也雖有能舉其職者不能及於所不見不聞也雖然輦轂之下無辜而觸天者為不少矣吾既聞且見之矣而不以言姑縱舍一二微罪以博寬平之名謂能舉其職乎否也且世有居是官者一以直道黜則後來者希有能繼之矣然則君子之欲行其志也如之何曰審所重輕

而以去就當之其始也務婉而爭焉其卒也無詭而隨焉若曰潔其身而汙其君信於獨而毀於同君子必不爾為也要自有吾所得為者矣夫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夫用人固然況於關人命之至重哉其毋以不肖之心逆待天下之人而盡心焉以為士大夫倡則必自明清單辭而務審克之庶幾乎國家所以重任理官之意請以是為公贈

贈明府韓侯擢兵部序

蓋聞君子之取人也唯其果有異於庸衆而不求備乎才其人之受知者亦不以一時之知為榮而常以中之無媿為樂是故可以相信而不疑也淄川韓侯為邑凡六年而擢為兵部郎於其行也咸侈為文辭以贈之大要頌其守官勤民六年如一日能使四境之内室廬櫛比向之潟鹵比為膏腴若侯之賢固非一邑之所得私也其於諸生中受知最深自以樸遬小材無足比數而侯常欲噓之旣枯庶幾使有聞焉將所以取之不在乎

其才歟抑以為士茍有以自信其幸而遭時或可終不負歟則其也願有陳於前其果以是而取焉否也其閒居讀書好觀古人之奇節偉行而尤注意於經世捄時之畧嘗以謂豪傑之士雖目不知書而能坐策成敗無一爽然則茍才矣雖不學可焉若其泥古而不知適時一旦為事任所屬幾何而不僨哉昔者孟荀二子同時號為大儒而一則追論唐虞三代一則曰法後王二子者豈誠有異耶夫古今勢殊譬猶江河之不可挽而西

也然而古人之所以待其身與推而用之當世者其意終不可失也是猶水之坊也以舊坊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患士之銳於集事而不能深惟其後者豈不自負以為一世之才儁哉彼其中之所守與學道之君子異矣唐之季世非李文饒不能輔成會昌之治今觀其才殆過於裴晉公而勛名終有媿焉亦其意之不廣也其也顧其駑鈍不敢希望於古之才儁以為得賢者而從其後量力而處之或可以少有補於時不幸不為時

用則直己守道求以不媿於心庶幾不爲賢人君子之所棄如是而已矣今韓侯不以其衰廢無用而常思振其不逮將所以取之者或在是乎不然侯之聰明絕異宜不可一世豈必其之潦倒而後爲無當哉侯行矣將佐尚書爲我國家籌制馭四夷之策夫兵事常先機權其倏忽變幻如雷霆風雨之驟至尤不可以蹈常襲故爲也吾固知侯之處此不難矣昔人之言曰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故天下安之噫嘻非其之好古而不適

時孰肯為斯言非侯之虛懷樂善素有意乎其人亦何從而發其狂言哉𦗉也年加衰道不益修自今以往雖其姓名亦不願人之知之獨於侯歟年之知中不能無媿而尤欲質其所守以自樂於田野之間也於是乎言

學古緒言卷三

學古緒言卷四

明 婁堅 撰

碑記七首

婁塘里别建邑侯朱公生祠碑代

嘉邑於吳最僻以遐竟東北為海壖尤潟鹵磽薄穫不償勞民以疲欿剽輕鷙悍之徒輒相聚為賊盜縱横村落閒無所忌自嘉禾朱公來涖兹土撫循刮摩稍稍復

蘇其民三年奏最擢為南儀部郎邑人咸追思之謁大宗伯徐公請紀其德政於碑碑在治城西三里所固已鏗鍧焜燿傾動人耳目而婁塘里獨處北偏相去十里而遥里人念往時終歲拮据莫克内贍其私啼饑號寒户相屬也而催科之吏又日經其門叫噪索食飲逮日晏方息乃鄰里復相戒唯不免其機杼雞犬以為憂今之優游田畆父子相保以幸一日之生者繄公之賜於是鳩工聚材為三楹肖公像其中尸而祝之而屬予為

記予家里中嘗從里父老言民所疾苦以壤地高下錯
高者無所受水不宜禾其庳下則蓄而不洩往往漫為
陂池乃禾之費煩顧不若木綿之利饒貧民益甘心焉
而以歲委之雨暘歲穰即寛然有餘具酒食會閭里為
樂然莫為卒歲之儲歲儉即相寇斂語難夜聚曉散日
操鋤犁與平民雜處耕作人畏之咸揺首縮舌噤莫敢
出聲吏亦知而不能詰今天子御宇之七年吳中大祲
於時主計者方急東南之賦有司奉行若束濕匡鼎就

斃之民而以簺楚令乃十年之秋瀕海如埽幸而不飄蕩渰没則又病疫以死公始至之日與時休息行之期年民大和會乃搜奸剔蠹鋤其强不顧化為民蝨賊者十數輩而吾里乃晏然以安既又行視其地喟然歎曰夫民孰不顧其父母妻子顧為饑寒所驅則身之不遑恤吾當為開其長利焉里中故北受海潮其東北别滙為雙河度通之可溉田數百頃化疏惡為膏腴民永以庇賴決策行之會公歸朝廷不克以為而繼公者令廣

安能公竟成公志庶幾為百年之利余惟公之潔廉慈惠一試於閩漳再試於吾嘉方日益光顯究其所施設豈窮賑僻壤得而私之哉顧昔之君子如朱邑既去桐鄉猶眷焉不忘夫民之安其治也則公或尚惠顧焉况於赤子之念慈母幸得見其彷彿者何能無藉於斯因紀所以建祠之意而系之以詩詩曰

澤國瀰瀰湖海絡維厥田下下唯稌則宜曾是瘠土雜高以卑孰菑孰畬以卒莫治其高伊何彌望斯茅其庳

伊何有泳斯緜民亦勞止晝室嗷嗷或張之喙躑躅吔
哮天降灾沴歳比不登以饑以饉奮欲朋興孰弱是綏
孰强是懲顯允我侯洵惠且明侯來自南時靡有息呴
之吹之衽而席之推之刈之擾而迪之肆以教寜化其
頟頟侯歸朝廷未究厥猶有來代之步武之求爰疏爰
瀹合于下流匪乾匪溢迄可有秋有湎流水言搆之堂
朱甍繡戶華煜其光維侯之像象服斯皇唯侯之德穹
碑在旁

吳淞守禦所建中丞周公去思碑文 代王文肅公作

國家自御史臺簡命撫臣文武兼資外控四夷內輯諸夏凡若而人而兩京兆洎外藩長以下咸受轄焉葢中外臂指之勢居重馭輕故督撫中丞最為尊官而重寄然獨南都特以糧儲敕之者豈非以三吳財賦之區尤重其責故耶顧其地帶江環湖北界河淮而東瀕海兼魚鹽之利則剽掠時有鄰島嶼之夷則門戶為虞非守文之吏可從容以簿書治也故治軍與民為並重予觀

昔之郡守皆兼軍政得稱帥而今制獨委重於督撫如藩臬之有廵守畿輔之有備兵反若専於彈壓郡縣為法紀之司至於兵戎不過期會之間耳五六十年以來幸當重熙累洽之運海波不驚萑蒲易撲民間恬然幾不知有兵一旦猝有颿檣駕浪之警於以辨賊難矣頃歲中丞周公奉命廵撫江南至則按行故事深究利病歎曰凡吾所職國之儲民之衛也兩者治則兼賴敝則俱妨今吳民勞於野士疲於伍譬之琴瑟不調意鄉者

其急於下而緩於上乎殆不可以復鼓所以更張之不在今日歟夫民有不足於耕吾不能督之輸也兵有不給於餉吾不能驅之戰也必也若養苗然厚培其根而務去其蟊賊乃克有濟於是條為方畧與民之狀士之帥矢共守之葢三年而前之勞者安於堵垣疲者畐於步伐有形弓之右饗無鴻鴈之哀鳴政成俗和朝廷方用公於治河代者將至而公以請告去吳吳之為文辭以紀盛美者多矣而總戎鄭君印率其屬夏君永昌謁

子而請為去思之文以勒之石以識將吏之不忘子以謂凡公之施於民者非兹文之所悉也雖其所以治軍亦未暇更僕也吾嘗聞之自公在事而不以束濕繩武吏使咸得展其材用良楛辨而黜陟公以故卒旅之長毋敢以不肖之心鶩於其軍而拳力之士亦毋敢以不逞之氣譁於其伍凡下之所欲不謁而皆有以慰其心凡上之所驅不約而皆有以倡其勇如是而軍乃大治史稱杜預鎮襄陽勤講武嚴戍守引水通漕公私咸利

意預之學長於春秋左氏傳其經文緯武優於幹畧宜矣今公之撫吳儻亦出其武庫之緒餘乎公名孔教江西之臨川人起家萬歷庚辰進士

嘉定縣吳淞所新建吳侯通渠記 代

凡吏於吳者所以修民之急有三曰賦斂也獄訟也溝渠也而嘉定東瀕海其土田薄其人多惷以嚚其地高不受江湖之潤潮汐至則盈還則淤故於修此三者爲難然賦之逋也能勤勾較乎均緩急乎則易矣訟之繁

也能絕請託爭懲貪狡爭則易矣甚哉水之為利害也嘉定之水不數疏則潍溉無所引疏之則瘠土疲民懼不勝役焉計塘浦之在四境其大者猶以百數每歲自孟冬即役境内之民奔走數十里外裹餱糧冒犯霜雪常至春暮乃得罷督作治者更緣為奸利役不均或更加抶以罰作苦之令年而東明年而西以次及於四境不數年而東又告淤矣歲所興役民閒之費幾於常賦外畝增十二而衆不至怨且慼者以為猶愈於淤而無

可眄以瀕於死也此其視旁郡邑何如哉長吏雖賢重憫斯民而勢終不得已則務講求方畧身行視慰勞之不輕以屬丞簿苟如是卽民亦歌呼趨事務爲中程罔敢怠先是境西偏多納湖水東貫治城迤北入海故有練祁之名自松江中掣於新洋夏駕今之東西流皆潮汐也積數十年來海水之入采淘港者西北至月浦又西至馬路塘日再停淤纔通一線耳居人至無以漑田以故其收常不給於賦今南康吳侯涖政之五月歲豐

人和田收既畢嘗有畚鍤之役傒既相度兼以諮諏慨然歎曰邑所仰松江也而非邑宰之所及也凡江水之所從入吾將多鑿故道而迎之未遑也吳淞戍鎮為防海重地督撫大臣及臺使者歲一至焉而舟楫不通甯非吏責乎於是戒期鳩工測量深濶督旌怠勤方畧既具鞭箠不煩幸值冬旱無坐靡廪食之費無蹴氷躡雪之勞役凡閱月而成向之平陸疏為洪流農人相賀泄澇沃枯戍卒之來揚帆飛槳傒又憫其功之勤而虞其

湮之易也將築爲壩以圖於永遠然而溝塍久湮人喜
驟盈侯曰樂成之民慮不及遠且吾興役於積湮之後
故用民力過多後有繼者數年一濬第求毋滅於濶其
深必殺之則力省而功倍矣遂止不復壩焉於是所城
之軍若民快所未覩美侯之勤施相率來請紀厥成功
以告於後來予哀嘉定之民獨歲不免於畚鍤故具言
濬渠之便利俾知勸而忘其勞焉若侯之所以施於政
者其賦斂之平獄訟之簡侯旣易其所難矣而況於易

易者予茲固不得而詳也侯名其江西之星子人萬歷辛丑進士

修復真際菴記

自竺乾之法東至支那其徒之能紹隆者譯梵為華疏隱為明所在為大衆宣說勝妙往往致天雨花石點頭良由戒壠慧戸善本夙植非偶然矣迨菩提達摩擺落聖諦解粘釋縛直傳心印而禪學驟盛以今覯楞伽四卷性相瞭然固腳合二宗也其後禪之訾講則曰枝蔓

講之誑禪則曰荒唐盍末流自分源豈有二哉有三際師性通者自蜀宕渠來遊聻也而善說經其渟而蓄之如水在潭注而不溢其吐而出之如餅瀉水酌而不窮七歲喪父八歲喪明十一出家明年禮峨嵋雞足南登衡嶽凡歷十年所北至五臺留京師又數年反而渡江訪牛頭祖堂之遺東浮海禮補陀落迦而還遂止吳中往來嘉定太倉閒時年未三十也善信翕然歸依願聞圓覺楞嚴法華師隨其根器而為之說或詳或畧咸令

心開予嘗贈詩云近遇西來盲講師世間文字未曾知瀾翻千偈縱横說媿殺窻前弄筆兒昨歲又聞誦不可思議觧脫法門通其大指將復就善知識而研究焉其精勤不懈如此先是元泰定中僧良玉者創真際菴以聚其徒在州治之南面城臨隍圯久矣居人以佛地莫敢為室廬鞠為草萊咸謂師之來其當復乎度其地廣輪可五畝故李參議之子願捨以為施衆曰夫檀那不專於一人也與吾儕共之其可乎相與率錢九千酬其

直於是凡屋之材無踁而自至凡屋之工不募而自集而菴以成焉師嘗乞故王文肅公題堂額仍其舊名又屬予書懸之門且請為之記師之言曰吾非不知吾身之幻而斯菴者又直幻之寄也顧昔人創之已廢而人莫之居也吾自東川適來因善信之緣而修復焉他日吾雖去此其必復為緇流之所棲乎書以告為吾徒者昔何由敘今何由復以幻軀寄而以真際名何居則知四大幻也軒楹牆壁幻也即之則究無一真離之則真

亦不立有實相焉以去來今為境塵塵密移而莫窮其際以空假中為觀法法俱捨而默契其真昔之逍遥雲水耶今之託宿蘧廬耶何者為際何者為真拓而廣之吾不為德撤而毁之吾不為怨顧合衆人之力歷三年之勤以與吾之徒寄於此也唯其為佛地焉而莫與之争故也後之人能無忘真際則菴其永存乎予乃記之曰菴之經始以歲己酉而地之闢也以明年其屋於前後者各五間有崇庳無廣狹而左右翼又各三間佛菩

薩之像設僧之寮齋之厨亦畧具焉菴前隙地其徒以誦持之暇鋤而灌之亦可以不匱於蔬予以謂百年之廢一朝復之於吾邑佛事之盛衰亦當使後有考焉

壽樂堂記

歲丁未春婁子遊杭之西湖又至徑山皆從學佛者信宿歸而名其堂若菴曰壽樂曰歇客有過而問焉子之所謂歇者雖余能言之矣子自少壯至於今漸衰服仁義以飭其躬敦詩書以修其文汎而涉於小道以自適

其意可謂已勤矣今將反之於無思無為尚不欲揭仁義以行而奚謭謭焉以藝文為顧子既已遺形忘生澹然無所慕於世而猶若有羨於壽且榮者何歟晏子笑而應之曰若殆知人壽而未知天壽知勢榮而未知義榮也夫吾生有涯而性無盡復其性者列仙不足為其壽矣吾身可賤而道甚尊樂其道者三公不足為其榮矣吾雖與世異趣直寄而名焉奚不可哉雖然吾之所以名吾堂者葢可得而詳也昔者先大父始卜居於此

及壽八十會朝廷以元子生覃恩海内獲膺冠服之榮有司以是旌焉所不忍没也又所居在市南負庚而面中每至於夏朝之旭滿吾堂焉夕之陽滿吾牆焉不勝熇也乃於中庭及旁舍之東西檐外種桐數株不二三年交柯布葉無風自涼及冬而葉脫林立又不礙吾暴焉夫桐榮木也或曰其植根淺而幹中空易為風所摧多不克於壽今吾家闤闠之中垣屋四周吾自下而望其顛如出於井中況又鎮之以巨石不虞摧也庶幾其

壽予堂以是二者名焉雖性與道非吾指也矧於若之言云爾哉於是客亦輾然笑曰非其意予之淺也不猒吾疑則子之名斯堂者不著因次第其語以為之記

慈月菴記

釋氏之書言觀世音以慈悲願力安樂衆生自無量劫前已證如來果復於今賢刼現大士身佐能仁闡化安忍而補陁落迦莊嚴道場則無礙大悲心所由演說也況又補處安養故長行密咒見於梵策多矣而七俱胝

佛母心大準提陁羅尼獨以密圓與大悲將皆未來世薄福衆生之所依怙也自非業重障深即未能悟萬法一心其孰無意於誦持乎若夫閨房季女所見不越於户外所圖僅狃於目前氣非稟乎剛强巧未極於機變少能以柔和銷其陰忮未嘗不悔多生之迷悶而庶幾一日之觧脫也故其志能不渝而其勤能無倦以予所聞潘母施孺人其庶乎吾吳之産而吳興潘大夫之遣也子振爲諸生有名以書來稱其母之賢而痛其不及

於下壽也且曰吾母之姙振也供養觀世音甚虔比生而白衣重胞其徵也又嘗捐貲造準提金像送資福院供馬而晨夕持陁羅尼靡有間其深信如此今不幸歿矣將捨其簪珥之遺邾慈月菴而具像設其中益吾母之手澤存焉庶可以寄吾之思慕也願為我記之予以為親之鬻子自孩提稍長而成人凡所得致於其子無弗用也而子幸無恙又幸無過能自立以為親慰可必乎哉子之事親自用力用勞而養志凡所得致於其親

無弗用也而親之所遭與其所享安常處順以永其天年可必乎哉然則孰為可必者不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乎而時有不盡然於是又分别言之曰天定人定云爾獨佛氏以為其必然而無爽者多生相報之業屢遷而常定者歷刼不昧之心頗為妙圓而拘拘焉者且詆其謬悠也彼葢曰凡愚皆動乎其情情有染而墮於因因所以為果之招聖哲唯循乎其性性不動而妙於常常所以為果之淨信斯言也夫焉有常而不可必者

乎所謂常者何也歿者存者淨信之心是已母以是為慈焉子以是為孝焉慈非有為慈吾為人親則知有慈愛而已是即法王之慈念也孝非有為孝吾為人子則知有孝誠而已是即衆生之悲仰也雖以觀世音之十力四無畏三十二應大準提之吐黒變白根毖芽生即顯即密一諦一圓豈有加於此心哉試以論於孺人母子可信一念而通三世焉夫安知今之母非昔之報而後之子不還受今之報耶彼具言升忉利天為母說法

而豈誣也哉若孺人之淑慎且慈雖殁而生天其可也如有誚我學孔氏而言謬悠者儻亦可無辯乎

曹氏北郭園居記

太倉治城之北去郭六里而遥有宅一區歸然村落中水縈之若帶曰杜氏之故園而曹養吾先生之所更葺也入門為廣除堂高而深左右庖湢具列折而東則一樓踞焉傍植玉蘭大各幾數圍其枝皆出於檐花時照耀樓中目為之眩樓之東藂桂參差又雜蒔百卉為屏

春暮過之其香殆百合也徑轉得赤欄橋跨池上再折而入雙梧交蔭一亭子最宜於暑晝不見日夜不受露獨涼風颼颼自踈枝中來耳橋左出迤邐而北行欒欄中數十步忽復得一亭亭之基累石為坻在水中央以一木低水而度又其北甃石引流客至以濫觴别有亭北面酒闌得少憩焉躡磴而下乍見脩竹離立如人循而右漸益深窈中為楹三間常以三伏時與公之孫申錫課文其中清虚陰森爽氣徹人肌骨葢園之東觀於

是焉窮矣公既以養痾謝事數來居於此又愛其孫俊才欲亟覩其文以娛老則又别營其西偏隙地凡為樓為檻為軒者又相望而出軒背三老樹面列湖石為小山水檻僻在西南幽夐如别境樓四面阻水僅闢左扉為橋以通出入橋之中復為茆亭觴咏奕博咸宜每一登樓臨牖豁然野色無所不受公來必與客俱圍碁既罷閒一吹管度曲聲出水間恍在山谷而申錫復與其徒伊吾隔林窻間夜分時一燈青熒書聲來入公耳高

枕聽之此樂不復與人共也公既歿且葬而申錫復來讀書念其祖之平生繪為圖而以記見屬且曰申錫年已壯矣庶幾蚤夜兢兢以無忘先大父所以訓敕之意今且與天下之士獻其義於主司見似目瞿則恃有斯圖之在吾笥也子其為我識之子之識公也晚顧幸得遊其三世甚習葢公時年已踰七十又素善病里中人莫得睹其面而公之子進士君思所以娱公者數置酒名公所厚善二三丈人與談笑終日公或坐或卧欣然

忘疲而予以通家子數得侍見其形羸神王而議論必依於孝悌謙厚非苟然者嗚呼今之世幾不復有斯人矣幾不復聞斯言矣故予為記其園而不覺夫溺之潸然也萬歷甲午仲秋㝷其記

傳七首

先友朱清甫先生傳

昔我先君以溫文篤行稱於其鄉多隱君子之交故予自垂髫已獲侍老成人及稍長辱以小友接之距今葢

四紀餘其人皆已凋謝先君之歿亦垂二十年而向之
髮鬖鬖侍側者不覺已頭童矣追數先友若王丈叔楚
唐丈道述宣丈仲濟丘丈子成張丈茂仁洎清甫丈此
數公者或頎然嚴重或坦然恬夷中或退然而勇於為
義言或吶吶然而叩之不窮行修而識明論議皆依於
忠厚而確然有所不可奪非世俗之君子也幸猶及識
其人聞其所以論身世之故竊嘗識之每歎世道交喪
日趨浮薄正猶狂瀾橫流而前哲之遺範遂同潦水之

歸壑幾無復存者盖不勝今昔之感焉朱先生之子若孫既屬書誌銘又列其遺事請别為之傳以垂示於後人予以謂先生窮而畸於世與俗為無町畦雖子孫豈能悉數其生平獨其不可得而招不可得而懾以藝事之精絕而强半入於酒家有欲名先生者第當以此想見其風采譬如傳神乃在頰上三毛不然而徒拘拘焉求肖於豐羸黔晳其神弗存也憶予少時尚未能盡知先生而獨喜從之遊每往扣門必坐語移日周覽一室

之内牆壁窓牖皆古人樂性之言及再往則又别書易之凡與遊者真若挹清泠以沃焦腑數稱薄糜不繼𥡴不暖謳吟猶似鐘球鳴以自況焉嘗聞之張茂仁丈一日於衆中飲坐客紛呶私有詆訾獨執手附耳曰吾第與君飲此何足汙吾耳耶葢𠆤入於掌幾至傷焉先生之天性耿介絶無阿比意可槩見矣閒居遇可喜可愕輒寓之於酒曰一與之同其適一與之分其塗以是樂之終身不厭也當其久病且亟予往問焉呼入坐卧榻

傍因問病中亦復飲乎微哂而應曰固知今為所困但與之昵久如形影然終不能絶也時亦濡脣焉以待盡而已昔蘇長公稱陶靖節出妙語於屬纊之餘若斯言近之矣以嬉笑謔浪而處死生之際此為何如人哉先生少而多能博涉有餘力而世或重其琱鏤幾欲一切抹殺則過矣其書工小篆及行草畫尤長於氣韻長卷小幅各有異趣不多為詩而間一書其中所欲言悠然之味常在言外庶幾香山擊壤之遺音焉良由胸懷灑

脱有所自得於貧賤故絶不同於俗耳先生名纓清甫
其字家世本新安自宋建炎徙於華亭又六世而東徙
故遂為蘇之嘉定人
賛曰邑於吴為海鄉僅要縣東偏一隅然以風氣愿樸
故多賢士大夫若先君之貧交其人尚多有足稱以予
所稱諸君子者其尤也今樸且漸散非復曩時予為朱
先生傳因并列之皆賢而不試者俾後猶有考焉其人
率永年王最先逝秩宗徐公誌之又志唐及朱而三顧

予少且賤亦銘丘宣兩翁茲又為先生別傳夫人固不待文而傳乃文實因其人而足重予生也晚少而得侍先生歿且三十年而猥承論次之役一何幸歟

緱山子傳

緱山子者王太史辰玉之別號也君天資警敏又少而勤學甫習經義即已趯高朗駿發度越尋常矣未幾試於有司三冠其儕而意乃夸然凡所目擊耳聞莫不歎羨以為遠器娶於嘉定金氏文肅公鄉薦之同年友也

婦兄兆登字子魚自是歔求友於邑始與張君定安同硯席仲慧其字也又因張而交唐時升字叔達及子婁堅子柔既而讀書支硎山房則與華亭陳仲醇俱皆其弱齡也君於受經之暇出入内閣見其女兄獨居小樓修黙存之道往往羣仙宵降天樂空來甘露飄灑簷廡覩光景而不覺心動焉久之道成請於父母同往徐氏墓田以白晝化去遠近來觀耆年宿德咸共咨嗟瞻仰若君之目覩而神往積以歲月又何如也第方誦法周

孔醻思經史未遑耳君之别自為號聊以志也當是時
文肅公琅邪弇州公相與歎日月之如流而貴威難久
居也遂築觀於城西南中堂以供龕東西二个各處一
焉而署之曰恬澹殆欲躡揚許之蹤窺性命之奥而未
幾文肅公迫於内名弇州亦起贊留樞雖裵裒蕭遠之
運命已企羡淵明之歸來矣居久之為歲戊子君之秋
試程文極為主司所賞擢為第一衆皆歎服顧以文肅
公之在事也清介已絶人而剛方又忤俗如君之才敏

文贍猶未免於覆試迫乎忌才者無瑕可蹈傍覸者公論益彰然君且因是更澹於世味矣遂留侍公朝夕圖史之暇偕其友策蹇入山每慨焉興歎思浮游塵埃之外蟬蛻汙濁之中而未能也既而奉侍吳太夫人東還自後文肅公嘗一乞假歸省纔半歲連三使名還遂陟首揆是時也人皆稱公以清峻絶干謁為忠而君以恭謹防隙暇為孝云比歲甲午公累疏懇乞謝事歸侍母夫人晰夕得覲其壽終焉自公宅憂君內奉二親外應

賓客服而修其文章如是者又數年而中禮部試洎對大廷皆第二人臚傳之日天顏有喜顧謂侍臣曰王先生有子一時爭傳之以為榮乃君猶不能無憾者母夫人之前逝也未幾以升儲大典奉詔馳諭東南四郡而還比歸覲文肅公喜而迎慰之第對曰兒今日以後有長依膝前而已遂乞終養云自公家居蒙恩特勅行人存問俄又名還者皆至再遠近皆所欣慕而君獨竊歎曰此殆吾父子畢命之期乎已而君病病以鬱且瘁遂

不復能起嗚呼君於學問文章自少及强不怠益勤經史而外泛覽於諸子百家殆無隙晷且丹鉛其傍以識焉誠欲有所用之非徒以炫博而已顧自早歲知名迄乎登第精力方强曾未及施用而身已疲於過客矣豈不可惜哉初予過州城讀書琅邪蘺賚園寄邇君第每一過從往往淹留及於文字之飲以為樂其後又久麽貢園相去差遠不暇數相求而異時把酒論文之樂時復如昨君每文成輒以相示間有求全即時改定蓋其

虛而能受又若此猶記嘗一日雨中三過則皆自城南客舟還也冏伯留之少淹再辭不暇及三乃留明燈相對當杯而歎涉世之糾紛豈若閒居之清暇低回者久之君於讀書綴文必以古人為師然不屑屑求肖於形模而務以豁其胸懷往往造於自得凡其寄情翰墨者嶄乎獨創而極之於宏肆偉麗然後已雖人皆知其長才而或未悉其沈思獨所與同筆硯者能名言之耳以君之才之志使得究其所學踵在昔之儀刑為流俗之

砥礪豈可量哉而年甫及衰用未少展譬猶花榮而未茹其實淵深而尚屯其膏豈獨執友之歎道窮實亦通國之傷埋玉者也予盖嘗敘次其遺文而猶未悉其雅尚故於尚寶之請傷其進未及於施用退不獲於遂初輒別為之傳以俟後之能知君者焉

賛曰君之内行淳備人多能言之若其與人交又靡偷也困思振之殆欲為之適也有長必暴之不啻躬之售也聞有疾藥雖珍必捐曰吾不施焉用匄也與人異同

好相與往復既而洒然有諍而無侮也吾亦何以名之

葢曰古之君子而今也殆鮮其儔乎

新安江德宣傳

予嘗論新安在山谷閒其人重遲而尚氣故其才且賢者往往能自力於進取次亦能貶衣節食以致厚貲急病讓夷以然諾為名高而不然者即逐利若鶩嗇內而張外義不捐一毫而睚眥之怨至不顧頂踵葢多有之以予所聞若江君德宣者殆可謂允蹈其美而務遠於

疵累者予君名應選其先太末人也宋紹聖間有汝剛者為徽州倅樂其風土因留家焉凡十五傳至君曾大父麻城令漢大父紫陽令敦相繼以詩書之業顯父禹會娶於羅有男六人而君其叔子也少嘗授經有遠志坐外家累破耗其貲見父母愀然以生計為憂則請於父曰兒學為士固未必效也且圖大者不速成即不急以奮亦當數歲需也不若去而為賈視時所急而趨焉朝吾耕而夕以斂雖良農弗如於是南浮甌閩東北走

齊魯之郊以逐什一之息視其貲少贏矣則又曰向吾需之急第求可以必不求為饒也求為饒則莫若三吳可以安坐而多獲焉遂定遷邑之南翔里其轉販之跡遠至薊門遼左第持籌計算出入而已君雖起於貿易意度豁如尤好行其德族姻之以假貸告者無不應也嘗拯人於戹人或終負之絕口不責其報焉所積橐金曾一中盜既又燬於火而處之恬然曰吾向嘗困乏本無是金也今雖失是豈有異曩之乏乎且吾積金將

以遺所不知何人耶故居常每稱損智益過二言以為子孫戒君貌莊而色和是非之諍不形於口短長之見不藏於心嘗曰以吾容人視吾為人容孰愈乎性尤好書所至必以數卷自隨晚歲彌喜儒生所以資遣其子為師友之費不少惜焉凡生十男子數撫而歎曰吾後世其有以儒顯者乎是穮是蓘必有豐年今君之年六十有四矣語其叔子之瀚凡吾生平汝其以告文而不靡者一述其概必使吾讀之而無媿庶足慰乎予於是

嘉其志而爲之傳焉

贊曰以予觀士之務爲名者未有不没没於利也彼直以名爲餌鳥睹所謂士哉夫商逐末工執藝事人咸輕之其中有士焉係乎其志行也世衰道微吾見士而賈矣安在賈不爲士乎業之分途何足論人哉何足論人哉

徐復貞别傳

予每讀史見其人有自負幹畧倔强不茍同於俗者輒

慨然慕之非獨予然也數舉以告人亦皆咨嗟企羨問其姓名有不獲生同其時之歎顧或有一人焉負其氣不肯儕於俗則又羣起譁之是不近人情好為名而不務出乎實者也夫聞人稱之而喜及親見其人則反疑且駭焉豈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耶抑今之人實與古異趣宜陽浮慕之而終不可與並立於世耶予遊太倉嘗識徐君復貞閒與仲子文任游頗聞其剛直自喜而未之悉也比歿且葬錢太史受之誌而銘之予讀其詞

慨然太息以為非世俗之君子而文任復請為論次辭不獲也君諱可久字復貞其先吳長洲人自國初東徙崑山者十世祖福孫也自後世居茜涇里弘治中割其地建州於是又隸太倉父整老於諸生有仲曰侍御公敦侍御之子三人其嫡長曰可賢娶於太原王氏無子仲弟可達之子思任嗣焉以母氏之偏憐其女也貲漸耗可賢既歿嗣子幾無以為生至訟之於官君挺身為左右之人皆曰母家貴盛雖其父兄贀者將無憂及身

乎君曰彼吾中表不余毒也人各自為門戶計耳語有之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且他日何以見吾父吾叔於地下嗟乎若君者豈非量彼與此真能自奮於義者乎君少為諸生已而去遊太學晚乃需次京師數接時貴人意頗輕之歎曰吾豈能以貲郎俛首事此輩乎竟以例授光祿寺署丞罷還其喜為義益甚務急人之病州人蓋多能言之者昔者孔子稱不得中行必與狂狷夫進取也而目之曰狂有不為也而目之曰狷蓋亦取節焉

而已此皆果於自信不顧世俗之訾議其於中道不跳
而越焉即有類株守焉而孔子顧獨思之為其不外飾
焉故也自儒者說經誤以為思其人將以傳吾道故孔
孟之指迄於不明然則今之世有若君之勇往不懾不
亦可謂之進取歟視夫依阿淟涊不復知有廉恥曾未
得比鄉愿而詭自託於中行者何如哉故予為之傳特
論其大節以破世俗之論姑勿言中行而且辨其人之
真偽庶幾膏肓之沈痼其有瘳乎

贊曰予聞之州人歲戊子州嘗大饑君爲粥以食城中餓者度隙地三所視道里遠近與之期聚散先後衆以不譁其後二十年再試之野君曰維水所滙於衆之趨赴便又與期而集之往者益便第謹伺乾没而已盖終一歲乃致其事而竣距今又十年所吳中米價騰涌長吏以上束手無所措使復有如君者條上方畧必能使米不壅糴不貴民豈至若是困哉

朱節婦傳

朱節婦浙江鄞縣人姓桑氏嫁為同縣朱某妻某遊象山以暴疾殁喪還節婦慟哭不欲生少甦泣且言曰舅姑老矣男長者纔總角次猶乳下兒且方娠幸而復生男所以慰吾夫地下在二老人及稱子耳不可以徒死無寧茹荼以養字其幼以需其成立而終身布衣疏食以寄吾哀乎葢又三月而遺腹子生男也數年之後少者漸壯然以生計窘艱苦萬狀各授之職弗克竟其學意未嘗不在第三男也稍長即遣從里中師受書夜歸

與共一燈織且課之讀憫其勤即好言慰勉之小怠或
垂涕撻之及為諸生見所與遊皆才俊每為之喜輒至
泣下凡三試而名未成家貧游學遠方資脯脩以為養
意嘗不自得數貽書戒之曰吾不以兒去吾側為憂而
以獲交海内之士為樂也吾不以兒未遇為戚戚而以
吾母子獲有今日為幸也吾雖婦人猶知男子桑弧蓬
矢以射四方不意爾之若是淺也嗚呼可謂賢而有識
也已節婦奉其舅逾七旬而終孝養如一日事姑張及

費前後皆能當其意勗三子各以其力有所就先世遺廬偶不戒於火困彌甚然未幾能葺而完之寡居三十餘年其事老者生養死葬不以非廢禮其撫少者有子及孫不以慈廢嚴向微母賢不能復振朱氏雖生人之所謂不幸而名永無窮意者天道之福禍或多與人情不相合而適以相成也耶

贊曰節婦之少子啓仕以文學知名前年來授經友人家始與相識嘗為予言母氏悽然自傷其不遇貧無以

為養也予以為若夫人所遭以視慷慨死節難易何如也彼能是亦何羨世俗之禄養哉予於戒子書尤三復而悲之賢於世之士人遠矣非獨少而教之書蓋其天性貞順明達固然也

王節婦傳

王節婦者姓陸氏崑山人也而嫁為嘉定王夢鸞婦其父巖少嘗受經以故里中及鄰境多延為童子師數往來嘉定識夢鸞知其未有子也因以女歸之嫁三年許

生一男未及期而寡幾欲以身殉既而抱嬰兒哭告翁媼新婦命薄誠無以生為顧吾夫之所以瞑目地下而二老人之可幸不斬其嗣者獨有此兒也吾何敢死吾何敢死且仰事俯育相與拮据不猶足賴乎居久之而島夷流劫圍城人不自保以一窮嫠扶老攜幼以謀其生寧有冀乎比寇退而翁媼旋相繼病歿窘益甚晝織夜績殆於不支頗仰遺秉滯穗以給饘粥亦足悲矣而子玉自幼及壯强亦能痛念母慈黽勉有無閭巷咸目

爲孝子當歲戊子旱魃爲虐儋石之儲緡錢三千節婦額且殆矣王夜禱於神刲股作羮以進一啜少蘇遂以復起嗟乎母以慈育子以孝報人道信邇矣即天道亦何嘗遠哉

論曰予昔嘗書封節婦金氏傳後自嘉靖初至萬歷之季年其從容就義而得旌者宣氏孫氏及金而三耳今王節婦家世微也而又良死其辛苦終始大義視慼憤一朝者不更難乎昨歲予友張君之發亦以奏上奉俞

旨表閭今已年踰六十猶安享其子之養居常以明智剛決見稱於舅姑葢家本舊族其熏有節孝固宜若王節婦特出於天性而所遭尤爲不幸詩不云乎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斯節婦之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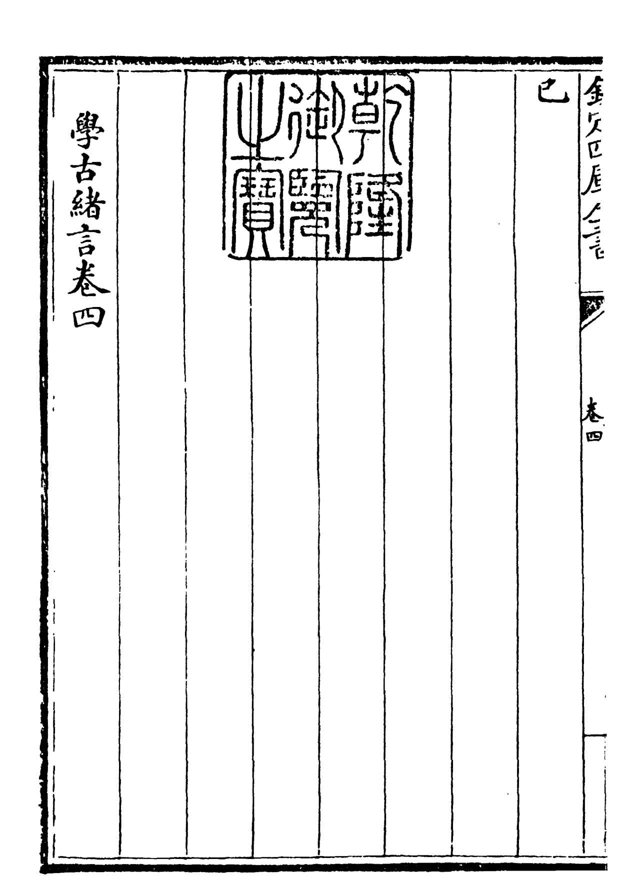
王常宗先生小傳

王彞字常宗其先蜀人元末父孝恭先生爲崑山縣學訓導因東下留家焉高皇帝混一區宇徵海內文學之士纂修元史先生與高太史啓凡數輩同應召史成當

得官翰林以疾乞歸洪武五年魏太守觀初行鄉飲酒禮請先生為碑文其後卒以觀得罪與高同被誅方先生之得請而歸也自號嬀蜼子以見志嬀陳姓也先生本陳氏之裔欲復姓而未果蜼於物卬鼻長尾雨則挂於木以尾窒鼻革命之初天下習於情窳高皇帝方以猛糾之士大夫重足屏息以營職業不則佯狂自放庶幾於無咎焉如先生者亦可以免矣而卒譴死豈非命歟同時楊維楨以文詞名東南先生謂其文非雅作文

妖一篇以詆斥之其辭云云蓋嘉定僻在海濱其俗敦朴近厚雖嗜古勤學之士不後於旁郡邑而其人率不鶩於名故世鮮有知者然學有本原或熟於典章或深於盛衰得失之故往往不同於剽剥之學乃其以文顯於國初者先生一人而已予既求得先生之集技而藏之欲得墓誌行狀以考其生平而問之故老莫有及見者豈世遠而莫之傳耶抑當時法嚴莫敢為之辭者耶姑識其大凡以貽後之人使嚮學之士猶知有先生而

已



學古緒言卷四